



战斗在敌人胸膛

黄锦恩

战斗在敌人心脏

(革命回忆录)

黄锦思

河南人民出版社

战斗在敌人心脏
(革命回忆录)

黄佛恩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商丘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8.5印张 160千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35,001—60,000册

统一书号3105·381 定价 0.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本书是黄锦思同志的革命回忆录。黄锦思同志是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当时，正是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敌我斗争的残酷阶段，他们全家九口，在和敌人搏斗中牺牲七口。黄锦思同志怀着深仇大恨，跟随红军参加了五次反围剿。红军主力长征后，黄锦思同志因负伤留在地方坚持斗争，他率领一支灵山便衣队，活跃在鸡公山一带，在敌后打土豪，分田地，改编土匪，消灭敌军，扩大了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支部队改编为新四军，挺进华东，转战苏、鲁、皖，打日寇，反磨擦，壮大了自己，打击了敌人。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参加了华东有名的七战七捷战役，他们随同解放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大上海，并担任了上海市的警备任务，黄锦思同志担任上海警备区后勤部政委。

黄锦思同志现在把自己经历过的战斗故事编写成书。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看到一个普通农民，经过革命锻炼，怎样变成一个我军指挥员的，同时也可以看到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多少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啊！

此书故事生动，文字朴实，情节亲切感人。是进行传统教育的好读物。

目 录

- 仇恨的种子..... (1)
- 穷人的希望..... (10)
- 红军到了我的家..... (15)
- 保卫苏维埃..... (23)
- 天下穷人是一家..... (30)
- 打回老家去..... (33)
- 当红军去..... (38)
- 木笔学文化..... (42)
- 借东风智破燕窝..... (48)
- 红枪会的神话破产..... (54)
- 战士的贴心人..... (59)
- “列宁号”..... (67)
- 徐大妈火烧大福寨..... (72)
- 地下的炮声..... (81)
- 大哥大嫂斗敌遭残害..... (89)
- 宣传队里的几件事..... (92)
- 离队之前..... (110)
- 负伤..... (116)
- 在家养伤的日子里..... (119)

森林中的红军医院	(129)
二哥之死	(140)
血海深仇	(143)
反清剿	(147)
战斗在敌人心脏	(157)
罗陂孝特委	(189)
红军军械所和被服厂	(194)
伏击日伪军 消灭周扒皮	(202)
西瓜地里的故事	(207)
巧运子弹	(210)
奇袭界牌集	(215)
罗炳辉同志在天长	(218)
夜取甘泉山	(225)
东沟攻坚战	(230)
担架队在前线	(240)
在起义部队里	(248)
枕戈上海	(260)
后记	(266)

仇恨的种子

我的家乡河南新县位于大别山区的西麓，豫鄂两省的交界处。境内山高林密，峰奇壑险。新县的中部有一座大山叫蜂子笼，我就出生在这座山峰脚下的一个小山村——黄家湾。

离黄家湾不远有一座大庄院叫窦家山，这里盘踞着两条大毒蛇——大地主韩老七、韩老八。蜂子笼一带几十个村庄的穷人，都是租种他的地，住他的房，受他的压迫和剥削。韩家有钱有势，心比蛇蝎还毒，是新县中部有名的土霸王。当地有一首民谣说：“蜂子笼，四十庄，庄庄都归韩霸王。种他地，住他房，穷人日子愁断肠。”提起韩七、韩八，没有一个不恨得咬牙切齿的。

听我父亲说，我家从我太爷起就是韩家的佃户。

我记事时，家里有十口人吃饭，种韩老七五斗佃田。地租对半，天旱水涝沙压减产概不减租。交租时韩老七用大斗量进去，如遇青黄不接穷人借他的粮食时，就用小斗量出来。秋收上场，要送租上门。我一家老幼，一年到头起五更睡半夜，风里来雨里去，收点粮食大都进了韩老七的粮仓。一到长春二月青黄不接时，只得靠吃糠咽菜度时光。逢到灾年，糠菜也吃不上了，只有硬着头皮向韩老七去借钱借粮。韩家放贷有个“两不借”的规矩：一是无有保人不借，二是估计还不

起账的不借。韩老七用这种办法，不知霸占了多少穷人的活命地。

我父亲曾借了韩老七三十串钱，因还不起账，利上加利，驴打滚，滚到了一百串。这时，韩老七就把算盘打到了我家仅有的一分祖坟地上了。刚近冬，韩老七就派狗腿子韩兆先天天到我家逼债。我家到哪里弄一百串钱还他呢？只有向狗腿子陪笑脸，说好话。但再说也没用，韩家要想霸占谁家的田地、山场，不到手是不会罢休的。

这年的除夕晚上，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我们全家人齐聚一堂，正待吃年夜饭，暗自庆幸韩老七没上门逼债，突然听见狗腿子韩兆先由远而近的叫喊起来。父亲诚惶诚恐地说：“不好！韩兆先逼债来了！”话未落音，韩兆先就叫我父亲的名字打起我家门来了：“黄秀田，黄秀田！开门，快开门！”他知道我们正在吃年夜饭，故意越敲越凶。父亲看看这一关无法躲过，只得把门打开。

狗腿子韩兆先头戴风帽，身着长袍，脚踏皮靴，手拿拐杖，背着钱袋闯进门来。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说：“哼！你们倒高兴，吃着年夜饭过年！我们韩七爷还没过年呢！”

我父亲一时没话说，就支支吾吾地搪塞道：“韩先生，我们穷人家过年没什么好东西吃，杀了一只鸡，买了几块豆腐，一把粉丝凑合着，连酒都买不起。”

韩兆先两臂一抱，大模大样地坐下来：“我管不了你这么多。今年已经过去了，把欠七爷的钱拿来！”

“有钱年底就还七爷了，哪能等到今天让韩先生跑路

呢！”父亲强笑着回答。

“不行！没有钱就别想过年！”韩兆先大声吼道。

我们几个孩子哪里还敢吃饭，早吓得浑身发抖，眼睛直愣愣地一齐向韩兆先瞪着。

我母亲姓韩，是属于当地韩姓一个族宗的。一看僵住了，只好出面说：“韩先生，我是韩家的姑娘，嫁在穷苦的家庭里。可你知道我家今年实在无钱还七爷呀！”边说边把煮好的鸡肉拣好的盛给他一大碗，乘他一边吃一边求人情：“你回去在韩七爷面前多说些好话，等年后我们一定还钱。”

母亲好话说完了，韩兆先也吃好了。母亲忙递过毛巾，他抹抹油腻腻的嘴，才慢慢吞吞地说：“讲话要算话，年后一定要还七爷的钱呀！”

父亲、母亲才如释重负地连声说：“一定！一定！”

我们就这样过了一个担惊受怕的年。旧社会有这样一句古话：“富人过年，穷人过关！”这真是一点也不假。

年，总算过去了，可韩兆先又背着钱袋子来了。他一进门就假惺惺地喊我母亲：“韩大姐，年已过了，把七爷的钱还了吧！”

我母亲愁眉苦脸地说：“眼下还没有，等等再还吧？”

韩兆先马上把脸放了下来：“七爷讲了，如果你这次不还钱，就拿地来抵押！”

父亲早料到了这一着棋，他战战兢兢地说：“那是我祖辈留下来的一分活命地，给了七爷，我这一家可怎么活呢？”

韩兆先用韩老七早就交代好的话急忙说：“你欠七爷的

钱连本带利一百串，那一分地最多也只能值一百串钱。”

父亲急忙摆手说：“那不行，那不行！”

韩兆先恶狠狠地伸出一只手掌说：“不行就还钱吧！”

这狗腿子是谅我家还不起一百串钱的。父亲见此光景，预料不用地抵押韩老七是不会放过的，弄得不好，韩老七把五斗佃田和房子都收回去就更糟了。没法，只得忍痛卖掉了这一分地。

当韩兆先把预先写好的地契拿出来要父亲盖手印时，父亲颤抖着说：“韩先生，这一分祖坟地上有我家几代人的血汗啊，就只值一百串钱吗？”

韩兆先冷笑一声说：“我看在韩大姐的面子上，在七爷面前讲了好话，要不这一分地还不够，你还要再贴钱呢！”

父亲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穷人有理到哪里去说啊？”

就这样，我家仅有一分祖业田被韩老七半抢半讹弄去了。然而，事情又何止如此呢！

我家门前有一口水塘，是我们黄家公共的祖业塘。塘的西岸边上，我父亲年轻时在那里种了一棵泡桐树，在我十几岁时，这棵树已经长得有水桶那样粗了。

父亲常对大姐安姑和我们弟妹们说：“等安姑出嫁时，把树砍了，给她做个新柜子陪嫁。”大姐听了很高兴。因为穷人家的闺女出嫁，有这样出色的新嫁妆，就算非常难得的了。

在姐姐出嫁前，父亲将泡桐树砍倒了，全家都高高兴兴地在筹划做柜子的事。不料韩老七的儿子韩英少领着一群狗

腿子前呼后拥地来了，他冲着我父亲蛮横地质问道：

“你为什么把我的树砍了？”

父亲理直气壮地分辩说：“这树是我年轻时栽的，又栽在我们黄家的祖业塘埂上，怎么是你的树呢？”

“老家伙，你敢还嘴！”韩英少骂了一句，跳上来就打了我父亲几耳光。

父亲被打得血流满面，乡亲们看着敢怒不敢言。韩英少打了人还不甘心，又吩咐狗腿子们说：“给我把老家伙绑起来，把树木也抬走！”

当时，母亲和姐姐都又气又急，和这样的恶霸又讲不清道理，就放声大哭起来。

两个哥哥要去和韩老七讲理，乡亲们劝说道：“锦炎、锦由，还是忍了这口气吧，和他们有什么理好讲！他有钱有势，他说鸡蛋是方的，谁说是圆的也没用！还是想法先把人救出来要紧。”

真是打掉了牙不敢吐，还要忍痛往肚子里咽。在乡邻们的帮助下，只好托人去说情，去的人回来说：“韩老七说啦，要人，就得请两桌酒席，还要送五十串钱赔偿损失。”

天哪！抢了人家的东西，还叫人家出钱赔损失，摆酒席赔罪，这是什么世道啊！

母亲怕父亲受折磨，就在亲戚朋友家，东挪西借凑够了钱，请了酒饭，才算了事。

这件事刚了，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在我家对面佃田下的河边，有一条长长的沙滩，沙滩上野生着碗口粗的一棵

树，父亲就紧靠树旁开了一块地，种了些黄豆，长势喜人。可是，韩英少非要在这沙滩上以那棵树作靶子骑马练武。父亲向韩英少哀求说：“少爷，我种的黄豆都快熟了，等几天我收掉，你再跑马练武行不行呢？”

韩英少蛮不讲理地骂道：“老家伙，你这点黄豆还能挡住我韩英少骑马练武不成！再说，这里的土地都姓韩，沙滩也是姓韩的，我在沙滩上练马管你屁事！”说着一抖马缰绳就跑了起来，不多一会，把五、六分地的黄豆践踏尽净。

父亲站在一旁，牙齿咬得格格响，脸色气得铁青。可是那个年月，穷人有理到哪里去说呢？刀把子握在地主老财手里呀！

真是祸不单行，紧接着第三个灾难又来了。我家吃饭人多，种五斗佃田除了交租子外，剩下不多的粮食怎么够吃呢？没办法，父亲领着我们弟兄打算把佃田边上的荒草烧掉，开点地出来种苞米。刚巧烧荒那天突然起了大风，火一下子烧到韩老七的山上去了，多亏乡邻们的帮助才把火扑灭。结果韩老七又借故讹了我家四十串钱。

地开出来后，父亲带着我们在上面种了苞米。这年风调雨顺，苞米长势很好，苞米棒长得又粗又大，眼看就要收获了。

一天，韩老七抽大烟抽到半夜，突然想吃火烤的鲜苞米棒子，就叫狗腿子韩家登到我家地里去掰。第二天，父亲到地里一看，苞米少了一大片，就问看青的韩家登。韩家登皮笑肉不笑地说：“老家伙，你少啰嗦，苞米是咱家七爷烧吃了，你要怎么样？”

爹哪敢再说第二句话。心里暗暗骂道：穷人开荒种地就犯罪罚款，而富人家偷穷人的东西，穷人连话都不敢说，这是什么鬼世道！

不仅如此，韩老七还想了种种办法欺诈穷人。他在山上种了许多茯苓，派狗腿子整天巡看。只要放牛的从他山边过，就抓住人家，诬说牛踏了他家的茯苓，牛撒了尿，茯苓就不长了，罚人家钱，罚人家酒饭。这一带的穷人和韩老七结下了不解之仇。

我二哥黄锦由十五岁给韩老七放马，见狗腿子韩名权经常把油炸锅巴给马吃。二哥想，穷人吃糠咽菜，连财主家的牲畜都不如。有一次，他悄悄地拿了一块油炸锅巴准备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不巧被韩名权看见了，报告了韩老七。韩老七把二哥叫去，二话不说，拿起皮鞭就打。二哥被打得满地滚，狗腿子还哈哈大笑取乐。

直到韩老七打累了，将鞭子一甩，还踢了几脚，叫道：“你给我滚回家去吧！”这才同狗腿子们一起走了。

多亏佃户们把二哥抬回马棚躺下，过了两天，才跌跌爬爬地回到家里。工钱一文也不给，韩老七说二哥偷吃了马料，工钱抵了马料钱。爹妈看着二哥被打得满身是伤，心里又恨又难过，但有什么法子呢？只得忍气吞声，更不敢去要工钱了。

在万恶的旧社会，富人都是狠心狼，又狠又毒又贪。听我母亲说，我生下来六个月，家里穷的实在无法，只好到新集大地主曾寿春家当奶妈。财主家的孩子喝着我母亲的奶汁，

我却喝米汤。老人们常说，娘奶是孩子自己带来的粮饭呀！但我们穷人的孩子带来的粮饭却让给富人的孩子去吃，真是不公道啊！

一天晚上，我饿得哭个不停，曾寿春和他老婆凶神恶煞般地冲进来，一递一声地骂我是“小杂种”，骂我母亲没照顾好他的孩子，扬言要把我摔死。我母亲哭着求饶说：“孩子小，不懂事，又不给他奶吃，饿了能不哭吗？”

地主婆见自己无理，就硬诬说我妈给了我奶吃。曾寿春一听，大发雷霆，把我睡的摇篮一脚踢得老远，我从摇篮里甩出来跌在地下，头上碰了个大血泡。我母亲一边哭一边将我搂在怀里。母亲想，人穷志不穷，豁上几个月的工钱不要。当天就抱着我回家了。

我父母一共生了九个孩子，由于无力抚养，有几个还未成人就死去了。

大姐安姑八岁送给一家姓韩的做童养媳，几年后，公公婆婆因病无钱医治，先后去世，只好跟叔叔婶婶过。但叔婶非常狠毒，没多久就把未婚姐夫赶跑了，不知去向。不久我大姐也被折磨而死。

二姐叫女子，十二岁送高山岗姓袁的家当童养媳。公婆叫她放两条牛，此外还要砍柴、种菜、做饭等等，稍不注意就挨打受骂。一次，二姐被打得皮开肉绽跑回娘家，怎么劝说也不愿再回去。后来虽是劝回去了，可就这么不见了，连尸首也没找到。

三哥叫爱，三岁时，母亲出外做活，带孩子不方便，就

把他锁在家里。三哥醒了就乱爬乱哭，结果掉在床边的火坑里活活地烧死了。

还有个弟弟叫来，妹妹珍姑，出麻疹无钱医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病死了。

长大成人的，大哥锦炎、二哥锦由、小妹妹莲姑和我。仅只活了四个人。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中国，我家的遭遇只不过是千百万劳苦大众苦难生活的缩影。豺狼当道的世界，哪有穷人的活路呢？因此，从我开始懂事起，就对穷富不均的万恶世道愤之不平了，幼小的心灵里早已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我们盼望着有朝一日天旋地转，将韩七、韩八这样大大小小的地主、恶霸统统消灭掉，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过好日子，年年盼，日日想，把眼睛都望穿了！

穷人的希望

土地革命时期，我们黄家湾村有三十多户人家，韩、黄、熊、彭四姓，除韩正广一家小地主外，其它都是穷人。这些穷人，老老少少，相处得都很和睦。

村中间有一块平坦的场地，每到夏夜，场地上便挤满了乘凉的人们。开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自己近来的所见所闻，但更多地是孩子们央求老人们讲故事。老人们也乐意说东道西，谈古论今。多少年来都是如此。

当时村里识得几个字的，只有韩兆巧、黄锦成，哪一家想写个什么，遇到难事需要出点子，就找他们俩。年纪大的肚子里懂点古书的人有彭四爷、韩兆记、黄秀顺，孩子们最高兴他们讲古了。什么“梁山好汉”、“瓦岗英雄”、“余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大战洪洲”等等，这些故事情节生动、爱憎分明，富有强烈的反抗性，人们百听不厌。有时也谈日月星辰及妖魔鬼怪，或出谜语给大家猜。常常是每天到黄昏就有人坐在那里，直聊到半夜人们仍不愿散去。

一九二七年，我已经十七岁，开始懂事了。那一年的夏天，黄家湾的人好象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晚间谈古少了，什么“蒋冯战争”，“蒋阎战争”，“蒋桂战争”等等成了话题的中心。象韩兆巧、黄锦成这样在黄家湾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人们都很敬重他们，也经常在一起悄悄议论：天下就要犬乱了。乱来乱去，最后乱出个真龙天子，天下就太平了。

也不知是哪天晚上，有人悄悄地说：“当今出了共产党和红军。听说他们专门打富济贫，穷人都拥护他们，将来的天下一定是他们的。”

一说到共产党和红军，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吸引过来。可是人一围多了，说话的人却不说了。尽管如此，共产党、红军还是成了每天晚上谈论的中心。开始，大人不让我们孩子听，我们就远远地偷听。后来，谈的人多了，也就没有顾忌了。有的人甚至说得更具体：商城就有共产党、红军，与我们县交界的黄安、麻城也有共产党和红军，他们的领头人叫赵其武和邱江甫，是真正打富济贫的英雄好汉。

一天晚上，场地上又照样挤满了人。我二哥黄锦由挑了一副空担子从外地回来，他顾不得回家吃饭，就插进了闲谈的人堆。他几天前出外卖盐刚回，只听他神气活现地说：“我看见共产党，看见红军啦！”人们立刻围了上来，用惊奇的眼光看着他。二哥接着说：“我贩盐到麻城的丁家岗、黄豆岭、张家田埠一带，住在朋友家里，朋友对我说，红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共产党成立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把富人的田地分给穷人种，不交租，富人的房屋财产也分给穷人，保甲长、衙门全打倒了，穷人自己当家做主。我开始不相信。那天正巧红军在张家田埠开大会，我们就去了。嘿，那场面真是我一辈子都没见过。成千成万象我们这样的穷人集中到一起，那个高兴劲真无法讲。我还听到了共产党苏维埃政